

RAYMOND CHANDLER

雷蒙德·钱德勒作品

“低俗”小说

钱德勒短篇小说全集 ①

〔美〕雷蒙德·钱德勒著 黄雅琴 宋玲 宋金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RAYMOND CHANDLER

雷蒙德·钱德勒作品

PULP STORIES

“低俗”小说

钱德勒短篇小说全集 ①

[美] 雷蒙德·钱德勒 著 黄雅琴 宋玲 宋金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“低俗”小说:钱德勒短篇小说全集:全2册/(美)
钱德勒(Raymond Chandler)著;黄雅琴,宋玲,宋金
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7.6

(雷蒙德·钱德勒作品)

书名原文:Pulp Stories

ISBN 978-7-5327-7474-6

I. ①低… II. ①钱… ②黄… ③宋… ④宋…
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80310号

Raymond Chandler

Pulp Stories

“低俗”小说:钱德勒短篇小说全集(上、下册)

[美]雷蒙德·钱德勒/著 黄雅琴 宋玲 宋金/译
策划/冯涛 责任编辑/管舒宁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o

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21 插页 12 字数 380,000

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,001-6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7474-6/I·4562

定价(上、下册):76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:021-37910000

午街取货

1

一男一女缓慢步行，紧紧相依，路过一个字迹模糊的镂花广告牌，上面写着：惊喜旅馆。男人身穿一套紫色西装，油光发亮的平头上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。他走路时悄没声地迈着外八字步伐。

女孩头戴一顶绿色帽子，一身短裙，透明丝袜，足蹬四英寸半的法式细高跟鞋。浑身散发着“午夜水仙”的香水味。

走到街角，男人凑近女孩，在她耳边低语。她一下躲开，咯咯直笑。

“要是你想把我带回家，你得买酒，斯麦勒。”

“下次吧，宝贝。身上碰巧没钱了。”

女孩的声音变得凶巴巴的。“那么走到下个街区我就跟你拜拜了，帅哥。”

“见鬼，宝贝，”男人说。

十字路口的弧光灯投射在他们俩身上。他们穿过宽阔的街道。在大街另一侧，男人一把抓住了女孩的胳膊。她用力挣脱他。

“听着，你个穷鬼！”她尖叫着说。“松开你的爪子！别在我面前装阔。去死吧！”

“你想要多少酒，宝贝？”

“很多很多。”

“我自己欠了一屁股债，哪儿来的钱？”

“你有手有脚，不是吗？”女孩嘲笑道。她不再尖叫了，再次依偎在他身边。“也许你有枪，大哥哥。有枪吗？”

“有的。不过没有子弹。”

“中央大街上的懒鬼并不知道这一点。”

“别这样，”穿紫色西装的男人咆哮道。他打了个响指，挺直了身子。“等等。我有主意了。”

他停下脚步，回头望向那个字迹模糊的镂花广告牌。女孩温柔地脱下一只手套甩过他的下巴。他闻到了手套上的香水味，“午夜水仙”。

男人再次打了个响指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他咧着嘴大笑。“要是那个醉鬼还躲在道克那儿——我就有办法。等着我，嗯？”

“也许在家等你。你快去快回的话。”

“家住哪儿啊，宝贝？”

女孩盯着他。一抹微笑浮现在她饱满的嘴唇上，渐渐在嘴角隐去。一阵微风将一张报纸从沟渠中吹起，刮到了男人的腿上。他狠狠地踢开了报纸。

“东四十八街 246 号，卡利俄珀公寓 4B 房间。你多久能到？”

男人向前贴近她，手伸到背后拍拍自己的屁股。他的声音低沉、令人不寒而栗。

“等着我，宝贝。”

她屏住呼吸，点点头。“好吧，帅哥。我等你。”

男人转身走向坑坑洼洼的人行道，穿过十字路口，前往悬挂镂花广告牌的街道。他通过一扇玻璃门来到一个狭窄的大堂，一排棕色的木椅齐刷刷地靠着石灰墙。穿过椅子通向前台的空间仅能容一人通过。一个秃头黑人懒洋洋地靠在前台后，拨弄着领带上一枚硕大的绿色别针。

身穿紫色西装的黑人倚靠在柜台上，飞快勉强地微笑了一下。他非常年轻，下巴又尖又窄，额头狭长而无肉，一双凶恶的双眼目光闪烁。他客气地说：“那个嗓音嘶哑的拳击手还在吗？就是昨晚赌博的那个家伙。”

秃头服务员盯着天花板上成群的苍蝇。“没见他出去，斯麦勒。”

“我没问你这个，道克。”

“没错，他还在这儿。”

“还烂醉如泥呢？”

“应该是。还没出过门。”

“349 房间，对吗？”

“你不是去过吗？你想知道什么？”

“他昨晚把我洗劫一空了。我得找他借点钱。”

秃头面露不安的神色。这个叫斯麦勒的男人温柔地注视着他领带夹上的绿色宝石。

“滚远些，斯麦勒。没人敢在这儿撒野。我们可不是中央大道上的那些小旅馆。”

斯麦勒语气非常温和：“他是我朋友，道克。他会借我二十块的。我分你一半。”

他伸出手，摊开手掌。服务员久久地注视着他的手。接着他阴险地点点头，走到磨砂玻璃后面，然后慢慢走出来，目光迎着正对大街的正门。

他的手悬在斯麦勒的手掌上方犹豫了会儿。接到钥匙后，他揣进了那件廉价的紫色西装里。

斯麦勒的脸上闪现出一抹微笑，寒意森森。

“盯着点儿，道克——我上楼的时候。”

服务员说：“上去吧。有些客人回来得早。”他望着墙上绿色的电子钟。此刻是七点十五分。“隔墙很薄，”他又说道。

纤瘦的年轻人又飞快地对他咧嘴一笑，点点头，小心地沿着大堂来到阴暗的楼梯间。惊喜旅馆里没有电梯。

七点零一分，缉毒队卧底警探皮特·安格利奇在那张硬邦邦的床上

翻了个身，瞧了一眼左腕上廉价的手表。他的双眼下黑眼圈很深，下巴上的黑色胡楂浓密厚实。他赤裸的双脚沾着地，穿着廉价的棉睡衣站起身，松了松全身肌肉，伸展四肢，绷直膝盖，弯下身子触碰到脚趾前的地板时，不由得发出一声痛苦的嘟哝。

他穿过房间，来到一个有裂口的衣柜前，拿出一夸脱廉价的黑麦威士忌，龇着牙灌了一口，然后把瓶塞推进瓶颈，用掌跟狠狠地砸了一下。

“伙计，我宿醉未醒吗？”他嘶哑着嗓子嘟囔道。

他望着衣柜镜子里的自己，盯着满脸的胡楂，还有喉咙上那道接近气管的白色粗疤。他声音沙哑，因为喉咙上挨的那颗子弹影响了声带。这是一种温柔的沙哑声，就像一个蓝调歌手的嗓音。

他脱了睡袍，一丝不挂地站在房间中央，脚趾在地毯边缘的一大块裂缝处摸索。他身板厚实，这使他看上去比实际要矮一些。肩膀削窄，鼻子有点儿厚，颧骨上的皮肤像皮革。一头又短又卷的黑发，眼神坚毅，嘴巴小巧而有型，是个反应敏捷的家伙。

他走进一间昏暗、肮脏的浴室，踏入浴缸，打开淋浴。水温吞吞的，不太热。他站在莲蓬头下，给自己擦肥皂，浑身上下都搓遍了，揉捏一下肌肉，最后冲洗干净。

他从架子上抽过一条脏兮兮的毛巾，将全身擦得发亮。

突然，从未关紧的浴室门后传来一阵微弱的声音，他不由得停下了。他屏住呼吸，侧耳倾听，又听见了声音，是木地板发出的嘎吱声，还有窸窸窣窣的布料声响。皮特·安格利奇走到门边，缓缓地拉开门。

那个身穿紫色西装、头戴巴拿马草帽的黑人正站在衣柜边上，手上拿着皮特·安格利奇的外套。他面前的衣柜上放着两把枪。其中一把是皮特·安格利奇用旧了的柯尔特手枪。房门关着，一把带着标签的钥匙掉在了门口附近的地毯上，仿佛它是从门上掉下来，抑或是从门外被推

出来的。

斯麦勒任由手上的外套滑落到地上，左手拿着一只钱包。他右手举着柯尔特手枪，一脸阴笑。

“好吧，白小子。继续擦干自己吧，”他说。

皮特·安格利奇用毛巾裹着自己。他擦干身体，左手拿着湿毛巾，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。

斯麦勒掏空钱夹后把它放在衣柜上，左手点着钞票。右手仍然举着枪。

“八十七块。不少钱。其中一部分是在赌桌上从我那儿赢来的，不过我要全拿走，伙计。放轻松。我跟这儿的经理是哥们儿。”

“给我留点儿，斯麦勒，”皮特·安格利奇扯着嗓子说。“这些是我的全部家当。给我留几个子儿，嗯？”他的声音厚重、粗哑，仿佛喝了酒。

斯麦勒露出闪闪发亮的牙齿，摇了摇他那细长的脑袋。“办不到，伙计。我有个约会，需要这笔钱。”

皮特·安格利奇向前迈了一小步，站住身子，局促地笑了笑。他自己的手枪枪口居然对准了他。

斯麦勒侧身来到威士忌酒瓶前，举起酒瓶。

“我也可以拿这个，对吧。我的宝贝嗜酒如命。当然了。在你裤子口袋里的都是你的，伙计。够公平吧？”

皮特·安格利奇突然向边上一跃，大约有四英尺远。斯麦勒的脸扭曲了。枪口猛地调转方向，酒瓶从他的左手脱落，狠狠砸在了他的脚上。他大声尖叫，粗野地乱踢，脚趾被地毯上的裂缝卡住了。

皮特·安格利奇拿起湿毛巾，一把甩向斯麦勒的眼睛。

斯麦勒在地上痛苦地翻滚叫嚷。接着皮特·安格利奇用坚实有力的左手捏住斯麦勒那只握枪的手的手腕。他使劲一扭，他的手往下压着斯麦勒的手，盖住枪。手枪枪口转向内侧，碰到了斯麦勒的腰。

一只坚硬的膝盖恶狠狠地顶向了皮特·安格利奇的下腹。他吸了口气，手指紧紧地扣在斯麦勒放在扳机上的手指。

枪声沉闷，被紫色西装盖住了。斯麦勒双眼翻白，窄长的下巴松垮垮地耷拉下来。

皮特·安格利奇任由他躺在地上，气喘吁吁，他弯着腰，脸色发绿。他摸到那瓶掉在地上的酒，拔掉木塞，灌了些火辣辣的烈酒。

他的脸色渐渐恢复。呼吸也平和了。他用手背抹去额头的汗水。

他摸了摸斯麦勒的脉搏。斯麦勒已经没有脉搏了。他死了。皮特·安格利奇松开手上的枪，走到门口，向走廊探寻。空无一人。门外的锁上有一把万能钥匙。他拔下钥匙，从里面锁上了门。

他穿上内衣、袜子和鞋，套上那件破旧的蓝色哔叽西装，皱巴巴的衬衫外打了一条黑色领带。他走向尸体边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。他在一个廉价的纤维手提箱里打包了几件零散衣物和洗漱用品，站在门口。他用铅笔将一张撕下的纸片推入左轮手枪的枪管内，换下使用过的弹匣，将弹壳用脚跟碾碎冲入了马桶中。

他从外面锁上了门，走下楼来到大堂。

那个秃头服务员瞪大眼睛望着他，随后低下了头。他的脸色变得灰白。皮特·安格利奇倚靠在柜台上，摊开手，两把钥匙叮当一声掉在了凹凸不平的木质台面上。服务员盯着两把钥匙，浑身发抖。

皮特·安格利奇的声音缓慢沙哑：“听到些奇怪的响声吗？”

服务员摇摇头，咽了下口水。

“不是黑店吧？”皮特·安格利奇说。

服务员痛苦地扭过头，转了转脖子。在顶灯的照射下，他的秃头微弱地泛着光。

“太糟了，”皮特·安格利奇说。“昨晚我登记的名字叫什么来着？”

“你从没登记过，”服务员怯生生地说。

“也许我根本没来过这儿，”皮特·安格利奇温柔地说。

“以前从没见过你，先生。”

“现在也没见过我。以后也不会见到我——认出我——对吗，道克？”

服务员转了转脖子，勉强挤出一个微笑。

皮特·安格利奇掏出他的钱包，从里面抽出三美元纸币冲他晃了晃。

“我这人喜欢这样结账，”他慢悠悠地说。“这是付349房间的房费——付到早上为止，是有些晚。那个你给他万能钥匙的年轻人似乎睡得正香。”他顿了顿，冷酷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服务员的脸，若有所思地补充道：“当然了，除非他的朋友想要把他挪出去。”

服务员的嘴唇上泛起了白沫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他该不会——不会——”

“是的，”皮特·安格利奇说。“你指望什么呢？”

他拎着手提箱，穿过大堂走向了临街的正门，走出门外，在镂空广告牌下方站了片刻，望向中央大街那刺眼的白光。

接着他朝相反方向走去。街道上黑漆漆的，异常安静。距离午街还有四个街区。这里一整片都是黑人住宅区。

一路上他只遇见一个行人，一个戴着绿色帽子的棕皮肤女孩，穿着透明丝袜，足蹬四英寸半的高跟鞋，在一棵灰蒙蒙的棕榈树下抽烟，不时向惊喜旅馆回望。

2

午餐车是一辆没有轮子的旧餐车，停在街尾一家机械修理店和出租公寓之间的一块空地上。车身两侧刻有褪了色的金字：“贝拉·唐娜”。皮特·安格利奇踏上车尾的两级铁台阶，钻进一股油炸味之中。

身穿白大褂的黑人厨子肥硕的后背对着他。远端的矮柜台处，一个

戴着廉价棕色呢帽、身穿一件寒酸的马球外套、竖起衣领的白人女孩正在啜饮咖啡，左手撑着脸颊。车里没有其他人了。

皮特·安格利奇放下手提箱，坐在一张靠门的凳子上，叫道：“嗨，莫普西！”

胖厨子转过一张油光发亮的黑色脸庞，咧嘴一笑。吐出一条肥厚发蓝的舌头，在厨子两片厚嘴唇间上下摆动。

“你好？吃点啥？”

“两个煎蛋，嫩一点儿，咖啡、吐司，不要土豆。”

“老爷们儿才吃这么点儿，”莫普西抱怨道。

“我酒醉才醒，”皮特·安格利奇说。

坐在柜台另一头的女孩目光犀利地看了他一眼，又瞧瞧架子上廉价的闹钟，转而又看看自己那只腕表——戴在那只戴手套的手上。她垂下头，再次盯着自己的咖啡杯。

胖厨子在平底锅里敲了两个鸡蛋，加上牛奶，将它们搅匀。“要喝一杯吗，哥们儿？”

皮特·安格利奇摇摇头。

“开车不喝酒，^①莫普西。”

厨子咯咯一笑。他伸手从柜台下取出一个酒瓶，在一只玻璃杯中倒了一大杯，放在皮特·安格利奇边上。

皮特·安格利奇突然抓起酒杯，猛地送入口中，灌下了一杯。

“估计我得改天开车了。”他放下空酒杯。

那个女孩站起身，沿着一排凳子走来，在柜台上放下一角钱。胖厨子砰地打开收银机，拿出一个五分硬币找零。皮特·安格利奇随意地打量着女孩。一个其貌不扬、眼神单纯的女孩，棕色的卷发披在肩头，眉

① 原文 driving the wagon 既有“开货车”的意思，“也有戒酒”的意思。

毛拔得干干净净，重新画上的眉毛弯曲迷人。

“没迷路吧，女士？”他的声音沙哑而迷人。

女孩摸索着打开皮包，要将五分钱放进去。听到他的话，她猛地退后几步，包掉在了地上，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。她低头看着，双眼圆睁。

皮特·安格利奇单膝跪地，把东西都归置进包里。一个便宜的粉饼、香烟、一盒印有“主宰者俱乐部”金字的紫色火柴盒。两条花色手帕、一张皱巴巴的纸币，还有一些硬币。

他站起身，手上拿着合上的包，将她递给女孩。

“抱歉，”他温柔地说。“我想我是吓着你了。”

她发出了一声急促的呼吸声，从他手中一把夺过包，冲出餐车，消失不见了。

胖厨子的目光追随着她。“那个洋娃娃可不属于这个穷乡僻壤，”他慢慢地说。

他用盘子盛起煎蛋和吐司，用一只厚杯子倒了一杯咖啡，端到皮特·安格利奇面前。

皮特·安格利奇碰了碰食物，心不在焉地说：“独身一人，还有从‘主宰者俱乐部’拿来的火柴。那是特里默·沃尔兹的地盘。当他控制这些像她一样的女孩子时，你知道她们会有什么下场吧。”

厨子舔舔嘴唇，伸手从柜台下拿出威士忌酒瓶。他给自己倒了一点，又往酒瓶里兑了同样多的水，重新放回柜台下。

“我从来不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，我也不想变成那样，”他慢慢地说。“可我实在看不惯那些白人家伙。有一天他会遭报应的。”

皮特·安格利奇踢了踢他的手提箱。

“不错。替我看着行李，莫普西。”

说完他便出去了。

凉爽的秋夜里，两三辆车疾驰而过，可人行道上空空荡荡、一片黑暗。一个值夜班的黑人沿着街道缓慢移动，正在检查一排肮脏小店的大门。街对面有一些木屋，其中有几家吵吵闹闹的。

皮特·安格利奇穿过十字路口，在距离午餐车三个街区的地方，他再次看见了那个女孩。

她紧靠在一堵墙边，一动不动。离她不远处，昏黄的灯光从一栋无电梯公寓的楼道里射出。再远处，一个小停车场的巨型广告牌几乎遮住了它的前方。不知从何处来的微弱光线触到了她的帽子，还有那件衣领竖起、寒酸的马球外套，露出了半张脸。他知道就是这个女孩。

他走进一个门廊下，远远注视着她。她抬起的手臂上折射出明晃晃的白光，是一只腕表。不远处传来一阵低沉缓慢的钟鸣，敲了八下。

灯光从后面的街角笔直地刺入街道。一辆大汽车缓缓驶来，车灯没亮。它沿着街区行驶，车窗玻璃在黑暗中闪光，油漆也闪闪发亮。

皮特·安格利奇在门廊下突然咧了咧嘴。一辆定制的杜森伯格^①汽车，距离中央大街只有六个街区。当他听见奔跑的脚步——那叮叮当当的高跟鞋传来一阵刺耳声音，他不由得呆住了。

女孩正沿着人行道向他跑来。那辆车还没到近前，昏暗的灯光不足以照射到她。皮特·安格利奇走出门廊，一把抓住她的胳膊，将她拖进门廊里。一把枪从他的外套里悄悄伸了出来。

女孩在他的身边喘着粗气。

杜森伯格汽车缓慢地经过门廊。没有开枪。身穿制服的司机没有减速。

“我受不了了，我害怕，”女孩在皮特·安格利奇耳边大口喘气道。接着她挣脱了他，沿着人行道朝汽车的反方向越跑越远。

① 美国豪华汽车品牌，由杜森伯格兄弟于1913年创立。

皮特·安格利奇的目光追踪着杜森伯格汽车。此时汽车行驶在挡住了停车场的一排广告牌的对面。车几乎是以爬行的速度行驶。有什么东西从它的左侧车窗里飘了出来，啪地掉在地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汽车悄无声息地加速，一阵轰鸣地驶入了黑暗之中。在一个街区之外，汽车的车灯再次亮起。

没有动静。被丢出汽车的东西正躺在人行道的内沿上，差不多是在一个广告牌下方。

这时，女孩又折回来了，一步一迟疑，犹豫不决。皮特·安格利奇注视着她返回，没有出来。当她走到与他平行时，他温柔地说：“有麻烦吗？需要人帮忙吗？”

她猛地转过身，发出一声哽咽，好像完全忘记了他的存在。她的头在黑暗中向他这边动了动。她眼波流转，闪过一丝光彩。她的下巴上也有一道白光。她的声音低沉、急促、慌张。

“你是餐车里的那个人，我见过你。”

“说吧，怎么回事——取赃款吗？”

她的头在黑暗中又向他上下动了动。

“包裹里是什么？”皮特·安格利奇吼道。“钱吗？”

她的话语很急促：“你替我去拿好吗？哦，求求你了。我感激不尽。我会——”

他哈哈大笑，笑声中带着一种低沉的咆哮。“替你去拿，宝贝？我的生意也需要用钱。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快说。”

她想挣脱，可他紧抓着她的手臂不放手。他把枪收好，放进外套，用双手抓住她。她哽咽着低声说：“要是我没拿到，他会杀了我的。”

皮特·安格利奇冷酷严厉地说：“是谁？特里默·沃尔兹吗？”

她吓得剧烈挣扎，几乎挣脱了他的手。事情还不止如此。人行道上响起了脚步声，广告牌前出现了两条黑影。他们没有停下来捡任何东

西。脚步声越来越逼近，烟蒂在黑暗中闪闪发亮。

一个声音轻轻地说：“过来这里，甜心。你想换个男朋友吗，宝贝？”

女孩缩到皮特·安格利奇背后。其中一个黑人低声淫笑着，挥挥红色的烟蒂。

“见鬼，是个白妞，”另一个连忙说。“我们闪吧。”

他们一边走，一边咯咯笑个不停。他们在街角转弯，然后便不见了踪影。

“出来吧，”皮特·安格利奇咆哮道。“待在原地。”他的声音愤怒暴躁。“哦，见鬼，就待在这儿，我去帮你把赃款拿来。”

他留下女孩，悄悄地贴着公寓楼的前脸行走。来到广告牌的边沿，他停下了，视线在黑暗中探寻，终于看到了包裹。它由深色的材料包裹着，尺寸不大，但足以被发现。他弯下腰，看了看广告牌底下。没有任何异样。

他向前走了四步，俯身捡起了包裹——毛毡布外面绑了两根粗皮筋。他静静地站在原地，仔细倾听。

主街上隐隐传来车水马龙的轰鸣声。街对面的公寓一扇玻璃门后亮着一盏灯。一扇窗开着，外面是无尽的黑夜。

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女人凄厉的尖叫声。

他一惊，旋即转身，一阵强光照射在他的脸上。光是从对面那扇漆黑的窗户里射出的，白得刺眼，将他的身影牢牢地投射在广告牌上。

他的脸在强光里动了动，眨了眨眼睛。他没有挪动位置。

水泥地上响起了脚步声，广告牌末端有一个小光点照在了他的身体侧面。后面有个语气轻松地说：“别眨眼，伙计。你被捕了。”

身揣左轮手枪的警察们从广告牌两侧向他包围。水泥路远处响起了高跟鞋的鞋跟声。接下来是一片安静。一辆带红色警灯的汽车从街角驶出，冲向这群警察，皮特·安格利奇被围在中间。